

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二輯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
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二辑

8612011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
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编

一九六四年三月·成都

(内部发行)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
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

一九七九年第二次印刷

书价：0.65元

编辑凡例

- 一、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，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的资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，因此，本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。
 - 二、本选辑所选资料，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，均可选入。
 - 三、为了帮助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需要并保存历史资料，本选辑所选范围，并包括重要原始档案，遗著手稿，以及仅见孤本（包括报纸刊物）中的珍贵史料。
 - 四、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，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。
 - 五、本选辑对来稿可以加以摘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-

目 录

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

.....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 (1)

一九二八年下东之战回忆.....傅渊希 (13)

青年党——国家主义派前期

反动活动.....汪 潜 (33)

记四川丝业公司

.....四川省志工矿志编辑组 李 枬 (58)

英美烟草公司与重庆卷烟市场.....杜振华 (108)

川边四镇守使.....陈显良 吴祖沅 (125)

张笃伦在西昌行辕.....胡恭光 (144)

龙云在四川金阳的罪恶活动

调查记.....邵献书 (159)

金阳种烟调查记.....邵献书 (170)

同善社在四川内幕一瞥.....刘登选 (178)

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.....周之德 (186)

重庆海关1912—1921年十年调查

报告.....〔英〕克鲁滨 著 李孝同 译 (203)

万县分关1917—21年调查报告

..... [英] 阿斯科尔 著 李孝同 译 (225)

质疑、补充、订正

关于文伦书局、成都图书局、聚义和、成都照相楼

..... 四川省志工矿志印刷篇编辑小组 (240)

对杨森“统一之战纪要”的补正..... 傅瀚希 (242)

关于“建国联军”的几点补正..... 廖仲和 (243)

对缪秋杰罪恶的补充..... 黄 远 (244)

专 载

征集四川内战时期有关战祸资料启事..... (247)

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

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部

编者按：本文系作者根据1926—1927年成渝两地报纸整理，并通过一些座谈访问写成，由于我们尚未收到此事件的回忆稿件，特将它发表，请亲身经历者能写出一些资料。

四川军阀对革命的两面派态度

1926年七月，北伐军从广州出发。八月初，连克长(沙)、岳(州)，进逼武汉，将直捣直系军阀吴佩孚据以作反动根据地的武汉三镇。这时广州国民政府，已派代表来川，策动刘湘出兵响应北伐。刘湘在四川军阀中，自认和杨森等比较，颇不得志于吴佩孚，现在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，更须先占一着棋，以免投机落后，因联络赖心辉、刘文辉、刘成勋于八月十三日联名通电讨吴，历数吴佩孚祸国乱川之罪。并宣称：“所有现政府一切措施完全认为无效。”八月十九日，刘湘、赖心辉、刘文辉的师旅长，以唐式遵为首，亦发出讨吴通电。接着邓锡侯的师长李家钰、陈鼎勋(书农)，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，亦通电赞成讨吴。而与吴佩孚关系甚深的杨森，则于刘湘等发表讨吴通电的次日(八月十四)，在万县通电就任吴委的四川省长职。在此期间，四川人民在

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的领导下，纷纷痛斥杨森，催促川军出师，响应北伐，各地工农人民的革命斗争，也不断汹涌。刘湘迫于当时革命形势，一面宣称即将“出师北伐”，一面采取出巡检阅部队办法，以期拖延时日。其他军阀见刘湘如此，也纷纷学步，有的检阅部队，有的改编部属，掩耳盗铃地作准备北伐状。

吴佩孚见刘湘的态度有变，急忙采取调虎离山之计，由北京政府调刘为参谋总长，又以“晋级”诱四川各军阀，企图利用四川军阀间的矛盾，保住四川成为直系的地盘。此时北伐军在湘江节节胜利，但吴佩孚据以向北伐军反扑的武汉三镇尚未攻下，张作霖（奉系军阀）入关据有京津，张宗昌（直鲁军阀）、孙传芳（直系军阀）据有淮北和苏、皖、赣、浙。北方军阀实力，尚未受到较大削弱。因此四川军阀趋南附北，内心仍是举棋莫定，一面装点“准备北伐”，一面又高谈“保境息民”的老调以作遮掩。据1926年八月二十六日《重庆新新日报》载：现在川省当局“皆安闲自如”。刘湘于“筹办重庆商埠肇兴之余”，令在后祠坡施放午炮，“敬授人时”；刘文辉在成都筹备举行乡饮乡社礼；邓锡侯表示不卷入南北漩涡；王三之田颂尧，绥定之刘存厚，则“从事驻防内之教育实业交通”。

九月七日，北伐军攻克汉口，吴佩孚率残部败退信阳，革命势力弥漫长江。向鄂西的北军进攻之北伐军第九军（彭汉章，黔军）第一师师长贺龙（后编为新十二军）率部攻克澧州（湖南属）和鄂西之公安、石首等县，近逼荆州、沙市，吴佩孚所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一再败北，急电杨森乞援。杨闻汉口被北伐军攻占，并接卢急电，遂连日与卢互

电密商，决定采取两面手法，以革命姿态出现，乘隙反攻武汉，其内容为：一、与川中北伐军取一致行动；二、鄂军部队坚守荆、沙为革命军后援；三、要求北伐军暂不进兵鄂西。

杨森于是耍出花招，声称“出师北伐”，并公然电北伐军请求暂不进兵鄂西。九日，杨令驻夔府之王文雋为“援鄂”先遣队，并在九、十两夜，命周稻荪代表他在电机上与刘湘方面商谈，谓杨决意出师东下，进占沙市、宜昌，因万县近被英舰轰击，元气大伤，请求刘接济东下部队的被服等等，意在窥探刘的态度。刘湘一方面迫于舆论，一方面借此机会把杨送出四川，而且这样，无论杨森朝南朝北，对自己都有利益，因此表示积极支援，并表示将和赖心辉、刘文辉、刘成勋各抽数旅接应。杨见机会成熟，内无后顾之忧，又电命其驻沪代表吕昌，赴南京谒孙传芳商洽，并致电孙称：“拟合力恢复汉阳，夹击长岳，为我帅一臂之助。”杨的反动本像根本无法掩饰，一到具体行动时候，便不言“北伐”，而称“援鄂”，并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，组织援鄂川军总司令部，以朱璧彩为总参谋长，庞龙为副官长，熊煜为政务处长，杨玉昆为秘书长，周亭雨为军法处长，杨瑞为军医处长。又委何金鳌为援鄂川军第一军军长，曾述孔为第一军前敌总指挥，魏楷（辅臣）为第二军军长，王文雋为第二军前敌总指挥，杨淑身为第四师师长，暂归王文雋节制。还通令川江各轮船公司，十月三十日前后下驶轮船，一律代运军队。同时派朱璧彩赴宜昌设立援鄂川军办事处，发布援鄂布告等。他的这些行动本已显出破绽，而这时正分兵向长江南岸北伐军进攻的孙传芳，为壮自己的声威，又把杨森给他的上述密电在报上公布出来，于是杨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，全被揭穿

了。

早在北伐军攻克长沙之际，杨森即曾派代表赴湘（比刘湘跑得快）向北伐军接洽，并再三申请广州国民政府给以名义。广州国民政府为使杨森牵制鄂西一带的北军，旋即任命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。并郑重地委派党代表到杨部。九月底，党代表携国民政府委杨之关防委状到万，杨接受了委令，但并不就职，仍继续将下川东部队调赴鄂西，态度不明，党代表见杨居心叵测，对杨严予斥责。广州国民政府令限杨森十月二日就职，否则调军予以讨伐，但杨仍不加以理睬。

杨森进犯武汉失败

杨森的援鄂部队，于九月廿日起，从夔、万开拔。首批部队廿二日抵宜昌后，即会同驻鄂西的北军卢金山、于学忠（第二十六师师长）部从宜昌、沙市顺流而下。吴佩孚所部靳云鹗则出武胜关，推进至麻城、黄安，在襄樊之北军张联陞部，亦顺汉水东指。十月下旬，卢、于两部占岳家口后，矛头即指向仙桃镇（沔阳属），杨军从北伐军手中夺取枝江、松滋、公安、石首后，一部由石首向监利、新堤推进，另一部于十月十九日占领湘省之南县、华容后，矛头指向常德、岳州，湘鄂革命形势因之骤感紧张。吴佩孚此时非常兴高彩烈，他为鼓励颓丧士气，亲自草拟通告颁发各军说：

“赤军战略，以一、西、七、八等军攻鄂；以二军之一部及三、六等军图赣；……现在湘鄂之间者，为一军之一部及四、七、八等军，与新编之刘佐龙，北至武胜关，东至广济、鄂城，西至新堤、岳州，并须守武

昌，守阳夏，御赣西之军。其分布不易，可计知也。现陈雪轩已占黄鄂，杨子惠出兵四师，会同鄂西各师旅，分攻岳州、常、澧。论兵力则优于敌远甚，论士气则我皆生力之军，论战略正击其疲竭之时。……望共相策励，明耻同仇。……功成名立，企予望之。”

十月十日，北伐军拔除吴佩孚部陈嘉谟、刘玉春困守的据点武昌后，十一月初又攻占九江、南昌，消灭孙传芳主力。广州国民政府于是即调七、八两军（李宗仁、唐生智）向鄂西杨军实行反击。黔军王天培（第十军军长）和新十二军军长贺龙，则由常德向沙市、宜昌的杨军截击。杨之援鄂第一军前敌总指挥曾述孔在北伐军的进击下，归路被截断，在沙市率所部孟浩杰、周绍轩两旅投降唐生智，旋被唐部何键与王天培缴械收编，曾述孔被押送汉口。杨之援鄂第一军军长何金鳌、第二军军长魏楷，在北伐军的痛击下，率部向宜昌溃逃。在这一险恶形势下，杨森不得已，始向党代表表示悔过，特派周建侯等代表赴汉，请国民政府宽大既往，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。杨并将后方事务暂交王正鋐（兆奎）代理，匆匆偕党代表乘轮东下，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宜昌，当天即通电宣布就职。但同天，又打电给在郑州的吴佩孚，电文如下：

“吴玉帅钧鉴：前电计达。鄂西战事，迭获胜利，经过情形，分别电达帅座矣。惟以孤军乏援，深入敌境，以攻势测之，殊为堪虞。故各军暂缓猛进，免遭敌算。一方巩固后方，图根本发展。森于箇（二十一）日乘轮抵宜，拟邀卢总司令等面商机宜，一俟讨论及联系就绪，当即回前方督战。特先奉闻，伏祈鉴察。”

杨森派驻郑州的代表刘泗英，亦在杨就任革命军长职的当天，电杨报告说，吴佩孚以“川军忠勇可嘉，特任杨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援鄂军总司令”，杨大为心动。该军党代表忿杨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花招，又立加斥责，并即决然返汉。这时向杨军痛击的北伐军，继续以破竹之势，分路截击杨军，杨见归路有被截断的危险，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宜昌召集所部及卢金山、于学忠、张福臣（鄂军师长）等开会，动员卢等随其逃川（于学忠不愿随杨，率残部逃河南），并于十二、十三两日纵兵抢劫宜昌人民；十四日晨率残部与卢金山、张福臣狼狈回窜下川东，沿途大肆抢劫。卢部第十八、第七两师来不及逃跑，在宜被北伐军收编。十二月十五日北伐军克复宜昌。

刘、杨再犯武汉再失败

1927年四月十八日，蒋介石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，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（这时，四川军阀已先后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）。他为消灭革命力量，指使粤、桂、川、黔军阀分兵六路，并会同两湖军阀颠覆武汉国民政府。四川方面，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，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（其余五路是：粤桂第一路为李济琛、黄绍竑；湘黔第二路为黔军王天培；闽浙第三路为何应钦、白崇禧；苏皖第四路为陈调元、柏文蔚；贵州军阀周西成为第六路）。刘湘接受蒋的任命后，和杨森往来电商，杨又派喻孟群赴重庆商谈，议定杨出兵的条件是：一、二十军出师，用全川人民公意定名；二、定五月十日前出发；三、各部出发后酌留少数部队，仍驻原地；四、刘湘拨兵五千，接济饷款五万元。

四月十九日，杨森召集所部师旅长开出兵会议，决定出兵总数为四万五千，以范绍增为先遣队；王正璧、罗颢光、包晓南为第一纵队，由王指挥；郭汝栋、吴行光为第二纵队，由郭指挥；何金鳌、白驹为第三纵队，由何指挥；五、九两师（五师为向成杰，九师杨自兼）为第四纵队，由杨亲自指挥。会后，杨即电刘湘报告出兵部署，刘即复电说：“兄本日所拟分配各路一节，甚为周至，希即按照实行可矣。”但杨惧老巢空虚，被刘暗算，于是利用防区各县的封建势力，委出大批保安司令为看家犬。邓锡侯、刘文辉闻杨又要出兵，当然又乐于赞成，也表示拨兵援助。在雅州的刘成勋，亦电刘湘“请示以机宜，率敝军为公后盾”。杨以“奉命出兵，讨伐武汉”为名，估筹大宗开拔费，又预征1942年粮税。刘湘则迫令重庆商会立筹六十万元作为出师军饷。

五月四日，杨森下动员令。刘湘同日通电就第五路总指挥职。杨的先锋范绍增于五日出发。刘湘在蒋介石命令下，窥伺武汉的行动于是开场。

与此同时，刘湘还竭力拉拢贵州军阀周西成和云南军阀龙云、胡若愚、张汝骥等为外援。周为讨好刘湘，表示除派驻湖南的二师外，指派驻防赤水的毛光翔师听刘指挥。云南的龙、胡、张，五月十日致电刘湘，表示以后三省“清党”等事宜，均须一致行动。袁祖铭余部黔军李晓炎（蒋委为第四十三军军长），亦在巴东宣布反共拥蒋，并囑所部师旅谢汝霖、杨光桢、张廷光、毛鸿翔、雷世光等打电话给刘湘，表示会同川军进攻武汉，大江北岸由杨负担，大江南岸由该军负担。此时刘湘的反动气焰熏天，五月六日，他联络赖心辉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杨森、刘成勋、田頌尧联衔通电，肆

意诋毁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，拥护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，并宣称：“此后武汉政府的命令一律无效。”八日，刘湘在重庆夫子池举行“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庆祝大会”上，又弹反共拥蒋的滥调。

1927年五月五日，杨军自万县东下。九日，杨森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，打倒共产党。他并表示与革命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，电文中不但说要“躬率所部，负弩前驱”，并且发誓“灭此朝食，在所不惜”。杨为镇压革命和掠夺人民财富，任命其参谋长朱璧彩兼任该军戒严司令。并于五月九日由朱公布杀气腾腾的戒严令十条。宣称自布告之日起，在该军所控制区域（主要是下川东）内一律宣布戒严：

“一、停止集会集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，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；

二、凡民有物品可供军需之用者，或因时机之必要，禁止其输出；

三、检查私有枪炮弹药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险物品，因时机之必要，得押收或没收之；

四、拆阅邮信电报；

五、检查出入船舶及其他物品或停止水陆交通；

六、因交战不得已时，得破坏烧毁动产或不动产，对前项之受害人，应酌量抚恤之；

七、接战地内，不论昼夜，得侵入人民家宅、建筑物、船舶中检查之；

八、警备地内之旅舍、人民家宅，得随时检查之；

九、凡旅栈、民宇不得窝留无来历及可疑之人；

十、寄宿于接战地内者，因时机之必要，得令其退

出。”

刘湘见杨森一一依计而行，遂大量印制“征讨武汉布告”，寄发四川各县及鄂湘两省张贴。刘同时令飭江巴卫戍总司令、重庆警厅公布“严防共产党布告”说：“对形迹可疑之人，务当注意盘诘，如确系武汉或其他省派来之共党分子，立即拿案讯明，呈候核办……勿稍疏懈。”五月十一日，刘湘致电成都之邓锡侯、刘文辉，三台之田頌尧，雅州之刘成勋，诬蔑武汉国民政府谋乱川局，要邓等“务须严密防备”。并且虚张声势，佯称抽调唐式遵（第一师师长）、张邦本（第二师师长）、蓝文彬（第七师师长）、杨国桢（第一混成旅旅长）、穆瀛洲（第二混成旅旅长。原为黔军，袁铭铭被逐出川后投刘）出川助战。

驻防宜昌的夏斗寅（独立第十四师师长），早已接受蒋介石颠覆武汉国民政府的指示，暗与湖北的旧省防军刘佐龙密谋，又和刘湘、杨森以及吴佩孚的余孽于学忠、张联陞勾结，因此杨的先锋队范绍增五月八日上午抵宜昌，夏即率部顺流而下，杨军入驻宜昌。杨立即打电向刘湘报捷，刘也马上复电，给杨打气：“吾兄指挥如意，至佩筹策，攻下武汉，指日可待。”由于夏斗寅对武汉的叛变，为杨军开路，杨军得以毫无阻挡地于五月十四日进驻荆、沙。大江南岸之黔军李晓炎部亦到达宜都、松滋等地。夏斗寅继由石首、监利向武昌推进。杨森见时机成熟，乃于五月十四日上午六时，亲率其师长魏楷、旅长夏炯、手枪大队长杨汉印等官兵万余人和鄂军长张福巨等乘富阳轮东下。杨上轮时，踌躇满志地对万县各法团送行代表开永不兑现的支票说：“此次向外发展，如占沙市，减轻万县人民捐税半年；如到武汉，减免一年。”

杨一到宜昌，立即派队将宜昌总工会、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解散并捣毁各级党部，大举捕杀共产党人、工农干部和革命人民。二十一日，杨军推进至嘉鱼、新堤(洪湖属)后，矛头即指向仙桃镇。杨军抵仙桃镇，即会同驻防该镇的叛军刘佐龙部向汉阳紧迫，杨亦麇即从宜昌赴沙市指挥。夏斗寅则由嘉鱼、蒲圻向武昌推进，将咸宁、汀泗桥、贺胜桥占领，直通武昌。武汉因之大为震动。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已开赴河南作战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留守武昌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，即率领该师两团，和武汉工人纠察队一千八百人，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临时编成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开赴纸房，将叛军夏斗寅彻底击溃，收复了汀泗桥、贺胜桥、咸宁等地。夏率少许残部向通城逃跑，武汉得以转危为安。

与此同时，武汉国民政府为反击杨军，调第八军唐生智部李云杰等师，将叛军刘佐龙部击溃后，旋即将盘踞仙桃镇的杨军包围，杨闻耗即亲率范绍增师驰援。六月八日，北伐军对杨军实行围歼，杨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一部突围与杨的援军会合，复遭痛歼。杨森于是率残部窜逃潜江，立脚未稳，又遭北伐军追歼。杨军此时狼奔豕突，丧魂落魄地向沙市窜逃。仙桃镇一役，杨军被歼共七个团。杨的师长范绍增，旅长雷忠厚、杨汉忠、李朝信受伤；王正鏊、王文隼、向成杰、范绍增师大部被歼；杨直辖的第九师几乎全军复没。武汉国民政府在调兵痛歼杨军的同时，发出查办杨森的电令说：

“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，叛迹昭著，业经明令褫职查办在案。查该逆年来乘国家多事之秋，拥兵割据，扰害闾阎。大军收回武汉，始稍敛迹，一再派遣代表，恳请中央宽大既往。政府宽大为怀，曲予优容，

仍给以二十军军长名义，应如何感激效命，以图报效。乃者，中央二次北伐兴师之际，竟敢故态复萌，背叛党国，勾结蒋□，统率□类，潜师荆、沙，意存窥伺，扰乱鄂西治安。惨杀农工，捣毁党部。似此倒行逆施，实属罪无可逭。若军事委员会迅派劲旅，严加剿办。务期歼灭渠魁，以申法纪。”（文中□号，显系贼字和匪字，当时报纸避去——笔者）

当杨军残部从仙桃镇向西溃逃之时，武汉国民政府又电调进击鄂北一带北军的樊钟秀（建国军）、孙连仲、蒋世杰等部相机回击宜昌杨军；又调湘军鲁涤平部截击沙市、宜昌的杨军。逃至沙市的杨军残部，已陷于四面楚歌声中。杨森恐归路被截断，就急忙抢上福川轮船，于六月二十日逃到宜昌。

正当杨森在仙桃镇惨败之际，刘湘佯称出兵助战，即派唐式遵率部夺取万县，一面致电杨森“待船东下”，一面部署攫取下川东杨之防地，拒杨于夔门之外。杨逃到宜昌，欲归不得，进退失据。此时唐生智为牵制川军继续东下，恩利用四川军阀间的矛盾，乃以保定系同学关系，派宋增福代表来成都，策动邓锡侯、刘文辉、田頌尧乘重庆空虚之际，袭取渝、万。刘文辉趁此机会，与邓锡侯交换条件，邓支持刘，刘遂以西风扫落叶之势，兼并了刘成勋的二十三军，占领了上川南及雅安，刘文辉则支持邓锡侯等袭取渝、万。因此邓、刘、田亦佯称“出兵北伐”，邓并召集所部师长李家钰、黄隐、陈鼎勋、罗泽洲、马毓智等开会，拟定先将陈鼎勋师集中合川，准备袭取重庆；罗泽洲师集中广安、邻水边境，协助刘存厚部由两开（开江、开县）袭取万县；李家钰袭取资中，驱逐刘湘的师长王绩绪。于是川东战云密布，刘